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济公全传



〔清〕无名氏 著

太白

文艺出版社

第一百二十一回 善心人终得善报 奸险辈欺人被欺

话说史丹正哭之际，从里面出来一个老班头，姓雷名玉，乃是钱塘县八班的总头，今天也来送礼。一见史不得直哭——雷头知道这个史不得，素常净指着插圈告状，讹人吃饭。赶紧把史不得叫到屋中，雷头说：“史爷别哭了，死的是你什么人？”史不得不说：“死的是我舅舅，雷头你不用管，我得给我舅舅报仇。”雷头说：“史爷你不用着急，凡事皆是该因。这铺子掌柜的也并没打他，他自己大概必是病虚了的人，一口气闭了。怎样叫掌柜的给他买一口好棺材，给你弄个三百两二百两的。你逢年按节，给你舅舅上上坟，烧点纸钱，也就得了。”焉想到史不得这小子，更是打官司的油子，他一想：“我当时先别答应，要一答应，把姚荒山一盛殓，一埋葬，不给我银子，我也没法子。我也不能再告他，连我私和人命，我也担不了。莫如我咬定牙关，跟他打官司。过一堂下来，他给我银子到手，我再顺他的供。那时钱也到了手，我还算好朋友。”想罢说：“雷头，你管不了。无论多少钱，我也不能卖我舅舅的尸骨，我非得叫他给我舅舅抵偿不可！”雷头什么劝也不行。

焉想到这时节，外面来了一个老道，正是黄面真人孙道全。

老道只因被和尚把他卖切糕丸的钱，都给搬运尽了，故此要找和尚。来到这里一看，大众正在议论，掌柜的一个嘴巴，竟把人打死了。孙道全听明白，说：“掌柜的是哪位。”李兴说：“是我。做什么？”老道说：“我能够叫这死尸活了，站起来走在别处再死，省得你打官司。你管我一顿饭，我就能给你办这件事。”李兴一听，说：“好，道爷，你真能叫死尸站起来，挪开，慢说一顿饭，我还要重谢呢。”老道说：“是吧！”当即拉出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。立刻把魂拘来滴溜滴溜直转，眼瞧刚要入窍，滴溜又跑了。老道一想怪呀，莫非有毛女，或四眼人给冲了，要不然不能呀。老道又念咒，又把魂拘来，眼瞧刚要入窍，滴溜又跑了。如是者三次，老道可就留了神了。老道回头一看，见身后面有一个穷和尚。用法术给破了。老道一瞧，正是济颠。老道照和尚脸上“呸”啐了一口。和尚说：“好的。你可啐了我。”说着话，一仰身躺下。蹬蹬腿，咧咧嘴，“呕”的一声死了。大众一乱说：“了不得，老道又啐死一个人了。”

本地面官人过来，抖铁链就把老道锁上，老道直念“无量佛。无量佛。怪哉怪哉。”官人说：“嚷怪哉也不行，你跟着打官司去吧！”拉着老道就走。这个时节，姚荒山的死尸会活动了。大众说：“先死的这个要活！”史不得在里面听见，大吃一惊，心说：“姚荒山本不是我舅舅。他要一活，说我不是他外甥，我准得挨打嘴的。”同雷头紧急跑到死尸跟前来，雷头一瞧说：“史不得，你快叫你舅舅。腿活动了。”史不得心说：“你可别活，你要一活，不但我生不了财，这顿打还不得轻了。”史不得过去照定姚荒山的心口，用力按了一把。雷头一瞧说：“史不得，你这是怎么了！他刚要还醒过来，你过去给他心口一把。他要死了，可是你谋害的。你快把他扶起来！”史不得无奈，把姚荒山扶起来。口中叫舅舅，叫了几声，姚荒山答应出来，说：“好东西，你是我外甥，你坏舅舅的

事,前者我讹当铺,你也去搅我,这你又来了。”大众一听姚荒山说话,嗓音变了,像穷和尚的声音。这时雷头说:“史不得,你们到处讹人,你还不把你舅舅背了走!不背走,把他锁起来!”史不得心说:“亏得荒山没说他不是我舅舅,这还算好。”无奈把姚荒山背起来,雷头叫两个官人跟着他,看他背哪去,叫他非得背往他家去才没事。史不得背着走,他本来没家,他媳妇在河沿开娼窑,他背着姚荒山,来到他媳妇院中,就往屋里走。他媳妇说:“屋里有客,哪里背来的死尸!”史不得说:“别嚷!别嚷!不是外人,是舅舅。”说着话来到屋中,把姚荒山往炕上一放。史不得再叫舅舅,叫之不应,唤之不语,又死了。他媳妇一瞧说:“好忘八,你真气死我!一天给你五百钱吃着,你背个死尸来搅我。我告你去。”史不得赶紧把隔壁狗阴阳二大爷请来,史不得说:“二大爷,你救我吧,你给出个主意吧!”这位阴阳一瞧说:“怎么回事?”史不得就把讹人之故一说。狗阴阳说:“你是孩子尽讹人,说你不听。这个你得买棺材,穿孝办事,就说是你舅舅吧!要不然,这人命官司你打不了。”史不得说:“我买棺材哪有钱?”狗阴阳说:“我给你出个主意,你把你媳妇卖了就够了。”史不得无法,把媳妇卖了葬埋假舅舅,这也是报应循环,这话不表。

且说双义楼史不得把姚荒山背走之后,大众说:“李掌柜运气好,不该遭事。这个和尚真怪,怎么老道一啐会死了。”那个说:“我瞧瞧啐了哪里。”这人过来一瞧和尚,和尚龇牙冲他一乐。这人吓得一哆嗦说:“吓死我了!”旁边就有人说:“怎么了?”这人说:“和尚跟我一乐。”大众说:“你别瞎说:和尚死了,还能乐。”这人说:“是真的。”正说着话,和尚一翻身爬起来就跑。官人正锁着老道上衙门去,和尚赶到说:“众位别锁老道了,我和尚没死。”官人一瞧说:“既是和尚活了,立刻给老道撤去铁链。”老道一瞧说:

“好和尚，我山人焉能跟你善罢干休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因为什么要跟我和尚为仇做对？”黄面真人说：“我因为我师弟褚道缘被你给气病了，我要替他报仇。”和尚说：“褚道缘他是自找，我和尚跟他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无故帮着两个不认识的贼人要逞能，我和尚做对，我和尚焉能容他。大概你也不知道我和尚的来历，我和尚叫你瞧瞧。”用手一摸天灵盖，现出佛光灵光金光。老道吓得跪倒磕头说：“原来是得道的圣僧，弟子愚昧无知，求圣僧格外慈悲。弟子要认你老人家为师。”和尚说：“你要认我为师，你知道规矩，我要喝酒吃肉，你得给买去。”老道说：“那行。”和尚说：“既如是，跟我走。”一同来到山门。门头僧一看，这个老道找了他好几天，也不知怎么又跟他好了。和尚说：“孙道全你见见，这是你师叔。”孙道全立刻给门头僧行礼，叫师叔。济公说：“师弟你答应。”门头僧一答应。济公说：“你们每人给一吊钱见面礼吧。”门头僧说：“没钱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钱混充大辈。徒弟跟我进庙吧！”刚一进庙，遇见监寺的广亮。和尚说：“徒弟你见见，这是你师大爷。”广亮说：“我可没钱，你趁早别叫。”和尚带领老道，来到大殿。鸣钟击鼓，把庙中众僧聚齐，和尚说：“众位师兄师弟，我可收了徒弟，起名叫悟真。”众僧说：“大喜。”和尚说：“你们大众不送礼吗？”众人说：“你办善会，我们就送礼。”和尚说：“徒儿我教你。你要没钱，在庙里，谁屋里没有人，有东西就拿。就是你师叔师大爷瞧见，也有我不好意思的。众位，我是这么教训徒弟不是？”大众说：“好。”心里说：“他一个人偷就够了，这又带一个贼来。”

和尚话完了，叫徒弟打酒买肉去。老道要自己尽心，好跟师父学法术。头一天先打里头脱。当衬褂子，打酒买肉。第二天当衬袍。花完了，又当道袍顶衬褂子。末了，把衬褂也当了，老道光着膀子，和尚说：“没钱你去吧，我收徒弟都得有钱，不要你了。”

第一百二十二回 周员外派人请圣僧 胡秀章诉说家乡事

话说孙道全正在大殿往外看，只见外面进来两个人，都是家人的打扮，头上青扎巾，身穿青铜氅，口中喊嚷：“济公长老在哪里？”和尚由里面出来说：“哪位？”这两个人一见，连忙赶过来行礼。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”和尚说：“二位贵姓呀？”这两个人说：“圣僧，你老人家贵人多忘事。我家员外在太平街住家，姓周名景，字望廉，人称周半城。你老人家不是在我们那里扛韦驮，捉过妖怪么？我二人叫周福、周禄。”和尚说：“这就是了。你二人来此找我和尚什么事情？”周福说：“我家员外有一个朋友，姓胡叫胡秀章。他是绍兴府白水湖的人。在京都赁我们员外的房子，开绸缎店，把买卖作赔了。要关门，我们员外跟他相好，借给他三千两银子，叫他重新另找伙友。这二年又把买卖做好了，把先前赔的银子都找回来，反个赚了钱。现在胡秀章来了家信：他们住的白水湖地面闹妖精，每天妖精要吃一个童男、一个童女。胡秀章家里有孩子，被妖精吃了。今天来找我们员外，提说要回家，托我们员外照应绸缎店，急得直哭。我们员外想起你老人家，知圣僧的道理佛法无边，叫我们请你老人家到我们员外家去。要求圣僧大发慈悲，到白水湖降妖捉怪，普救众生。”和尚一

听说：“降妖捉怪，倒可以行得来，就是我不能去。”周福、周禄说：“圣僧为何不能去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现在收了一个徒弟，太淘气。我要一出去，他不是撕窗户，就是往人家身上抹香灰，再不然，就在人家锅里去撒尿。”周福说：“这个徒弟多大年岁？”和尚说：“九岁。”周福说：“本来太小，在哪里，我瞧瞧。”和尚说：“在大雄宝殿里哪。”周福、周禄二人来到大殿一瞧，有一个老道光着背，三绺胡子漆黑。周福说：“道爷，你是济公徒弟么？”老道说：“不错。”问：“你几岁？”老道说：“我五十九岁。你们二位不必听我师父的话，他老人家净说瞎话，我也不撕窗户，不撒尿，叫我师父去吧！”周福二人出来说：“师父你老人家尽说谎言，快走吧！”和尚说：“不行，我不放心。你们叫我徒弟跟我去，我才去呢。”周福说：“恐怕道爷不肯去。”和尚说：“他不去，你们两个人跟着他走。”周福点头答应。两位管家进了大殿。说：“道弟一同走吧！”老道说：“我光着背我可不去。”周福二人就拉。和尚一指，口念：“俺，敕令赫。”老道身不由己，周福、周禄拉着出了庙门。

和尚后头跟着往前走，街市上的人瞧着都新稀，两个人拉着一个老道，赤着背；后面跟着一个穷和尚。周福、周禄拉着老道，一直来到太平街周宅。到了书房，周员外正同胡秀章在书房等候。一见周福、周禄拉进一个老道来，赤着背，周员外就问：“周福，这是谁？”周福说：“这是济公长老的徒弟。”正说着话，济公进来。周员外连忙举手抱拳说：“圣僧久违。”和尚说：“彼此彼此。”周半城叫过胡秀章来说：“我给你引见引见，这就是济公活佛。这是我的至友胡秀章。”和尚瞧一瞧，见这位胡秀章，是文生打扮。穿蓝翠褂，三十以外的年岁，倒是儒儒雅雅。胡秀章过来给和尚行礼，说：“久仰圣僧大名，今幸得会。真乃三生有幸。我听我周大哥说，你老人家佛法无边。现在白水湖闹妖精，每天妖精要吃

一个童男，一个童女。我原来家眷在白水湖住，家中有一儿一女，现在家中来信，叫我急速回去。求圣僧大发慈悲，到绍兴去一趟，降妖捉怪，给百姓除害。”和尚说：“降妖捉怪倒可以行。但我和尚要去，一则没有盘费，二来我这个徒弟太淘气，我留下他甚不放心。”胡秀章说：“圣僧只管放心，盘费我有。令徒叫他可以跟了去。”和尚说：“那行了。悟真跟我走。”老道说：“我跟了去倒行。我光膀子，可不能去。”胡秀章说：“那倒是小事。我赶紧派人给你买衣裳去。”老道说：“倒不用买，我有衣裳都当在钱塘关，给我师父打酒喝了，拿钱赎来就得了。”胡秀章说：“你有当票？”老道把当票拿出来。老道说：“员外再破费一百钱，我有一个萤刷在钱塘关纸铺押着，拿一百钱就取来了。”周员外立刻派家丁去赎当。少时，连衣服萤刷一并拿来。老道打扮好了，仍然又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人是衣，马是鞍，这话不错。和尚说：“咱们上白水湖去，可得走小月屯。我还有个约会，有我徒弟请我捉妖，然后再上白水湖。”胡秀章说：“就是吧！”和尚立刻带领孙道全，同胡秀章三个人告辞。周员外送外作别，和尚带领两个人，顺大路往前走。

这天，来到小月屯马静门首。和尚一叫门，里面马静正同雷鸣、陈亮谈话，提说济公随后就到。正说着听外面打门。马静出来开门。一看是济公。马静赶紧行礼。说：“师父可来了，现在焦亮何清这二十多天，昏迷不醒，茶水未进，如同死人一般，就是胸前有点热，你老人家快救命吧！”和尚说：“有话里头去说。”大众一同来到里面。和尚说：“雷鸣、陈亮过来见见，这是我收的徒弟，叫悟真，你们给师兄行礼。”又给胡秀章都引见了。和尚说：“马静，闹什么妖精？”马静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！请你老人家去的时节，小月屯死了有六七个人。现在一天死一个，由西头，一家挨一家，

死了有二十多个人了。昨天西隔壁张家死了人，今天就该我这个门里了。天天初鼓以后，由西来一阵风，这宗东西有一丈高，是白的，也瞧不出是什么来。此怪一来就嚷：“喊喊啍啍。”冲谁门口一笑，必定死人。”和尚说：“原来如是。不要紧，今天我和尚倒要瞧瞧这个喊喊啍啍是怎么样。”马静说：“师父，慈悲慈悲，先把焦亮何清救活了。”和尚说：“容易。”一伸手掏出两块药来，给马静拿阴阳水化开，把他两个人的牙关撬开灌下去。少时就听焦亮、何清两个人肚腹咕噜噜一响，心里一明白，翻身爬起来。复旧如初，就仿佛做了一场大梦一样。马静说：“二位贤弟被妖精喷了，躺在地下，人事不知，二十余日。今天多亏济公活佛，前来给你二人仙丹妙药吃了才好。你二人还不知给圣僧磕头。”焦亮何清这才明白，赶紧给济公行礼。说：“我二人前者得罪圣僧，圣僧不记恨，反来救我二人。活命之恩，我二人实深感激，给你老人家磕头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磕头，起来吧！这乃小事。”这两个人站起来。和尚说：“别的都不要紧，喝酒倒是大事。天也不早了，该喝酒了。有什么事吃饱了再办。”马静立刻答应。赶紧抹擦桌案，把酒菜摆上。和尚坐上座，大众两旁陪着。

和尚又吃又喝，直吃到初更以后，就听由正西风响。马静说：“师父，妖精来了！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就听外面这阵风刮得毛骨悚然，就听喊嚷，“喊喊啍啍。”和尚这才站起身来，往外跑，一溜歪斜，脚步踉跄。和尚说：“我倒要瞧瞧究竟是什么东西。”说着话，径奔门首。刚一出大门，只见由正西来了一股白气，身高有一丈，直奔马静门首而来。今天和尚要不来就该当马静这个门口死人了。凡事也是遭劫的在数，在数的难逃。和尚一看说：“好东西。你敢兴妖作怪。”就把僧帽拿下来，照这宗东西一砍，竟把这宗东西捺在地下。和尚说：“拿住了。”马静、焦亮、何清，连孙道全大众

第一百二十三回 请济公捉妖白水湖 小月屯罗汉施妙法

话说众人出来一看，这宗东西其形像人，一概尽是人骨头，大约有一百八十块凑成，左手拿着勾魂取命牌，右手拿着人的骷髅骨。书中交代。这宗东西，名叫百骨人魔，原本是一个妖道炼成的，能使他招魂。凡事无根不生——皆因慈云观有一个老道，叫赤发灵官邵华风，他要拘五百阴魂，练一座阴魂阵。他打发五个老道出来，招五百魂。这五个老道，一个叫前殿真人长乐天，一个叫后殿真人李乐山，还有左殿真人郑华川，右殿真人李华山，还有一个七星道人刘元素。每人出来招一百阴魂。刘元素就在这小月屯正西，有一座三皇庙，他占了这座庙。在乱葬岗子，找了一百块死人骨头，练在一处，用符咒一催，把这百骨人魔练成了。每天初鼓以后，老道在庙中院内，设摆香案，预备一个葫芦，给百骨人魔一面招魂取命牌，叫他出来，到小月屯招一个魂去，老道把魂拘来，收在葫芦之内。打算是一百天，就把魂招够了，小月屯就得死一百个人。没想到今天被济公把魔拿住。

和尚随后就径奔三皇庙，打算要捉拿老道。焉想到老道真有点能为，今天正在院中做法，见灯光一绿，就知有人破了他的法术。又见正东上金光缭绕，瑞气千条，老道揣起葫芦，架趁脚风竟

自逃回慈云观去了。从此跟济颠和尚已结了仇。和尚来到三皇庙,老道早已逃走。和尚这才复返回到小月屯,叫马静等把这个百骨人魔,架火烧了。和尚说:“这又得了,从此小月屯安然无事。”马静谢过济公,次日和尚告辞。雷鸣、陈亮说:“师父,你老人家到白水湖去捉妖,我二人随后找师父去。”和尚说:“去吧。”当时带领孙道全、胡秀章告辞。出了小月屯,顺大路往前赶奔。

道路上有话即长,无话即短,这天走到萧山县地面。正往前走,见大道旁边树林子,有两个人在那里歇息。一位是文生公子打扮,头戴翠蓝色文生巾,双飘秀带;身穿翠蓝色文生氅,腰系丝绦,白绫高腰袜子,厚底竹履鞋。三十来往的年岁,白脸膛,俊品人物。跟着一个老者。是家人的打扮,青截帽,青铜氅,有五十多岁,花白胡须。和尚一看,不是外人,立刻叫孙道全、胡秀章头前走,先往白水湖约会,不见不散。孙道全说:“师父上哪去?”和尚说:“我办点事,随后就到。”这两个人头前走了。和尚踢沓踢沓来到树林,冲这位文生公子,打了一个问讯,道:“施主请了。”

书中交代,这位文生公子不是别人,乃是罗汉爷的亲表兄,奉父亲寻找表弟李修缘。此人姓王名全,乃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,是济公的娘舅王安士之子。原本济公自年幼的时节,父亲就给把亲事定下了,定的是刘家庄刘百万的女儿刘素素。这位姑娘自落胎,就是胎里素,一点荤东西都不吃。自济公离家之后,偏巧姑娘父母双亡,就剩下姑娘孤身一人,跟着舅舅董员外家住着。董员外的女儿,又是王安士的儿媳,乃是亲上做亲。姑娘刘素素也长大了,董员外催王安士找他外甥李修缘,找回来好把姑娘婚嫁。王安士也不知外甥李修缘,是上哪里去了。人嘴两张皮,就有说李修缘自己走的,就有说是王安士把外甥逼走了的。王安士这天把自己孩儿叫过来,叫王全同家人李福,出去找你表弟李

修缘，多带黄金，少带白银。暗藏珠宝，一天找着，一天回来；两天找着，两天回来；一年找着，一年回来；十年找着，十年回来；找不着不许回来。王员外年为，省得人家说把外甥逼走了。王全谨遵父命，带着老管家李福，出离了家乡，往各处寻找。所过州府县城，必要贴告白，雇人打听访问。有说李修缘出了家了，也不知道实在下落。今天王全同李福走在这萧山县地面，也觉着累了，王全说：“哎呀老管家，你我主仆这一出来，在外面披霜戴月，找不着我表弟。我与你何时才能回去？我也实在累了。”李福说：“公子爷不必着急，凡事自有定数。你我歇息歇息再走。”

说着话来到大柳林子，就地而坐。李福把褌套放在地下，两个人正在歇息。和尚来到近前说：“施主请了。贵姓呀？”王全说：“我姓王。”和尚可认识他表兄王全，王全可不认识表弟了。不但王全不敢认，连老管家李福，初时把罗汉爷抱大的——他原本是济公当初的老仆，他都认不出来了。原来济公当初在家的时节，白面书生的模样，是文生公子的打扮。现在到外面风吹雨打，一脸的油泥，短头发有二寸多长，又是出家人，把本来面目全遮盖住了，故此王全、李福都不认识。和尚又问：“施主贵处？”和尚是明知故问。王全说：“我是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人氏。”和尚说：“我也是台州府天台县人，咱们还是乡亲。施主有钱施舍，给我和尚几个钱喝壶酒。”王全一想，一个出家人，这又何妨？伸手抓了两把钱，递给和尚。和尚把钱接过来。道：“施主给两把钱与我，我倒难为了。喝酒使不了，吃一顿饭又不够。施主要给，给我一顿饭钱。”王全说：“就是吧！”又给和尚掏了两把钱。和尚接过钱来说：“施主给我这钱，倒叫我为难。”王全说：“怎么给你钱倒叫你为了难？”和尚说：“不是别的，喝酒吃饭使不了，赎件衣裳又不够，施主行好行到了底，再给我点钱，我凑着弄一件衣裳。”王全

一想：“一两吊钱不算什么，只当施舍在庙里头。”当时又给和尚掏出两大把钱，给了和尚。和尚说：“施主给我这些钱，更叫我为难了。吃饭赎衣裳倒够了，回家盘费又没有。”王全尚未答话，家人李福大不愿意，说：“和尚你别不知自爱，给你钱倒叫你为难了，你还有够没有？你真是瞧见好说话的人了。”和尚微然一笑说：“我和尚不要白钱，我和尚专会相面，我送你一相。我看施主印堂发暗，此地不可久待，听我和尚良言相劝，赶紧起身，这叫趋吉避凶之法。听与不听，任凭施主，我和尚要走了。”说完了话，和尚踢沓踢沓，脚步踉跄，一溜歪斜，竟自去了。

和尚走后，老管家李福就说：“你老人家不用信服，这个大道边，什么事都有。你说是念书的，他就跟你讲：‘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’你说是练武的，他就能讲弓刀石马步箭。你说是山南的，他也是山南的。你说是海北的，他就是海北。反正他说是乡亲，无非是诓钱套事。公子爷你老人家没出过外，外头什么事，都许遇见。”王全说：“他一个出家人，给他一两吊钱，不算什么。你我不拘干什么，省点就有了。”主仆二人，说了半天话，李福觉着肚腹疼，说：“公子爷你老人家看着东西，我要走动走动。”王全说：“你去吧！”李福一瞧，南边有一片苇子，他就进了苇塘去出恭。

王全等了半天，见李福出完了恭，由苇塘出来，拿着一人蓝包袱。王全说：“哪里的包裹？”李福说：“公子爷你看，我方才出恭捡来。”王全说：“你趁早照旧给人家搁回去。要是有钱人丢的，丢得起，尚不要紧；要是替人办事，或者是还人家的，咱们拿了走，人家就有性命之忧。”李福说：“我打开瞧瞧是什么，再搁回去。”说着话，把包袱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血淋淋的一个少妇的人头。李福大吃一惊，王全说：“你快送回去！”这句话尚未说完，由正北来

了十几位公差。一瞧说：“这可活该，你们杀了人，还在这里看人头呢，找没找着碰上了。”赶过来哗啦一抖铁链，就把王全李福锁上。李福说：“这人头是我捡的。”官人说：“那可不行。到衙门去说吧！”当时拉着王全李福，径奔萧山县。不知二人被屈含冤，这场官司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土姑离介主俞父奉

府卧不面叔弟

喜收，晚西出日育天，五十且十天
 灰人官的自潘泉柳，口口口潘是山
 率，全王林，贝管人官好五，去聊土喜收同藤三收，三收潘泉
 ，中育梁代口西。梁天书一，天令潘，丁早不天，：指三收”。去聊
 变之关来亦喜收，日竟口收”，来回天阳，中文林之代关来王育
 去，潘要去林之代关来同喜收补照，里潘补照土聊好，去回不，肉
 代，笑冠梁是人个友，三收人官的自潘泉柳，口口口潘是山
 林之代关来土好”，指喜收，去聊土喜收同藤三收，三收潘泉柳号
 好”，指喜收”？公潘来回到天令潘，丁早不天”，指三收”。去聊要
 补喜收”，潘冠梁梁县三收”，来回天阳，中文林之代关来王育
 潘补”，指喜收”，去聊日聊补照，里潘补照土聊好，去回不天令
 宗潘”，丁早潘补照，非梁梁”，指三收”，来出潘补照日聊好，去
 。丁去潘喜收，潘丁

同喜收，见不潘潘夫人，丁杀人潘于妻潘，来回一喜收，日聊
 杀于妻潘补，尔不我因三收潘，来不告三收补照，梁柳一县山萧
 三收补，堂代一收立，良出潘潘县，三甲各潘补，自潘县潘潘。丁
 妻潘天令”，回一潘潘潘潘三收天和补潘喜收，喜收同一，来土潘
 补三收”？妻潘喜收杀公补收，三收”，回一潘潘”。丁潘潘潘潘
 潘潘潘潘潘潘，笑冠梁喜收梁县潘天和”，潘潘潘潘潘潘，就一丁

奉父谕主仆离故土

话说李福捡了一个妇人的人头，正被官人看见，将王全、李福锁上。书中交代，原本萧山县出了一件无头案。西门外梁官屯，有一个卖肉的名叫刘喜，家中夫妇两口度日，刘喜在东关乡卖肉。这天七月十五，天有日色西斜，刘喜到东关处乡村去要帐。走在萧山县衙门门口，碰见衙门的官人刘三。这个人最爱玩笑，外号叫笑话刘三。刘三就问刘喜上哪去，刘喜说：“我上东关外乡村要帐去。”刘三说：“天不早了，你今天还回来的么？”刘喜说：“我就住在东关外乡村之中，明天回来。”刘三是爱说玩话，“刘喜你今天不回去，我晚上到你家里，跟你媳妇睡去。”刘喜说：“你敢去，我媳妇把你骂出来。”刘三说：“她敢骂我，我把她宰了。”说完了话，刘喜就走了。

次日，刘喜一回家，他妻子被人杀了，人头踪迹不见。刘喜到萧山县一喊冤，就把刘三告下来，说刘三因奸不允，把他妻子杀了。老爷是清官，姓张名甲三，是两榜出身。立刻一升堂，把刘三带上来。一问刘喜，刘喜就把昨天刘三所说的话一回，“今天我妻子果被他杀了。”老爷一问：“刘三，为什么杀刘喜之妻？”刘三吓了一跳，就回禀老爷：“昨天我是跟刘喜说玩笑，他妻子被谁所